法曜比丘 (Dhammadīpa Sak, PhD)編譯 (11.20.2026)

第八 舍利弗長老的本事 (Sāriputtatthera vatthu)

小部 法句義註 上篇 第一雙品 (Khuddaka Nikāya, Dhammapada-aṭṭhakathā)

[*"asāre sāramatino, sāre cāsāradassino.*

te sāraṃ nādhigacchanti, micchāsaṅkappagocarā.

sārañca sārato ñatvā, asārañca asārato.

te sāraṃ adhigacchanti, sammāsaṅkappagocarā"ti.

「於非實質而作實質，於實質卻見為非實質，

以邪思惟為行境者，不能證得實質。(《法句經》11)

知道實質是實質［P.1.114］，非實質是非實質，

以正思惟為行境者，便能證得實質。」(《法句經》12)

「於無實質者認為有實質」（*asāre sāramatino*）：導師住在竹林精舍（Veḷuvana）時，針對兩位上首弟子所稟報的刪闍耶不肯前來一事，說了這篇以「於非實質而作實質想」開頭的法教。

以下是依次敘述的前事。距今四阿僧祇又十萬劫以前，（Amaravatī），是一位名叫善慧 (Sumedha) 的婆羅門青年。他精通一切技藝，父母去世後，捨棄數數以千萬計的財富，出家為仙人，住在雪山。他修得禪那與神通（*jhāna*、*abhiññā*），在空中飛行時，看見人們正在清理道路，準備讓具十力的然燈佛（Dīpaṅkara）從善見寺進入喜樂城（Rammavatī）。他也認領一段道路，著手清理。當那段道路尚未清理完畢時，導師便已來到。他將自己當作橋，把羚羊皮鋪在泥地上，躺臥其上，[心想]：「願導師與聲聞僧團踏著我過去，不必踩入泥中。」導師一見到他，便授記說：「這是一位佛芽（*buddhaṅkura*）。未來四阿僧祇［P.1.84］又十萬劫終了時，他將成為名叫瞿曇的佛。」那位導師之後，他又在照耀世間而相繼出現的二十三佛座下獲得授記 (*laddhabyākaraṇo*)，即拘留孫陀（Koṇḍañña;

憍陳如佛）、曼伽羅（Maṅgala; 吉祥佛）、須曼那（Sumana; 善意佛）、離婆多（Revata）、蘇毘多（Sobhita）、無比見（Anomadassī; 阿那摩達尸佛）、蓮華（Paduma）、那羅陀（Nārada）、蓮華上（Padumuttara）、善慧（Sumedha）、善生（Sujāta）、喜見（Piyadassī）、義見（Atthadassī）、法見（Dhammadassī）、悉達多（Siddhattha）、帝沙（Tissa）、弗沙（Phussa）、毘婆尸（Vipassī）、尸棄（Sikhī）、毘舍浮（Vessabhū）、拘留孫（Kakusandha）、拘那含牟尼（Koṇāgamana）及迦葉（Kassapa）。他圓滿十波羅蜜、十近波羅蜜、十勝義波羅蜜（*pāramī*、*upapāramī*、*paramatthapāramī*），合計三十波羅蜜。

當他處於毘輸安呾囉（Vessantara）的生命狀態時，作了令大地震動的廣大布施，捨棄了兒子與妻子。在壽命終結時，他往生兜率天城（Tusitapura），並在那裡住滿其應有的壽命。來自一萬輪圍世界的天眾聚集，[對他說]：

當[諸天]說：

「大神勇者/大雄 (Mahāvīra)啊！現在是時候出現於母胎中了。

度脫包括諸天在內的世間，覺悟不死之境吧！」（《佛種姓經》1.67）

[經中說：]

「觀察時機、地方、洲、家族以及母親這五者之後，

大名聞者 (Mahāyaso)便出世。」

他作了五大觀察，從該處命終，在釋迦王族結生，十個月後從母胎出生。十六歲時，他在極豐盛的條件下受到照料，逐漸進入青春盛年。他住在適合三季的三座宮殿，享受如天界般的王家榮華。前往園林遊樂時，他依次看見老人、病人、死人這三種天使 (*devadūta*)［P.1.85］，生起悚懼（*saṃvega*），便返回。第四次看見出家人，他心想：「出家真好。」於是對出家生起好樂。他前往園林，在那裡度過白天，坐在吉祥池(*maṅgalapokkhara*)邊，由化作理髮師前來的毘首羯磨天子（Vissakamma）為他裝

法曜比丘 (Dhammadīpa Sak, PhD)編譯 (11.20.2026)

飾、整備。聽聞羅睺羅王子出生的消息後，他知道對兒子的愛著十分強烈，心想：「我要趁這個繫縛尚未增長，立刻將它斬斷。」傍晚進城時，他聽見：

"nibbutā nūna sā mātā, nibbuto nūna so pitā.

nibbutā nūna sā nārī, yassāyaṃ īdiso patī"ti. —

「那位母親必定安樂，那位父親必定安樂；

有這樣丈夫的女子，也必定安樂。」

這首偈是他姑母的女兒，名叫翅舍瞿曇彌 (Kisāgatamī) 所說。他聽了，[他心想]：「她使我聽見了『安樂/寂滅』（*nibbuta*）一詞。」便解下珍珠項鍊，派人送給她。他進入自己的宮邸，坐在華美的臥榻上，看見熟睡舞女們凌亂不堪的模樣，心生厭離，便叫醒車匿 (Channa)，命他牽來犍陟 (Kaṇḍaka)，騎上牠，以車匿為伴，在一萬輪圍世界天眾的圍繞下，作了大出離 （*mahābhinikkhamana*）。他在阿奴摩河畔 (Anomā)出家，逐漸來到王舍城 (Rājagaha)，在城中乞食後，坐在般荼婆山 (Paṇḍava)的山洞中。摩揭陀王邀他共享王權，他拒絕了；國王便取得他的承諾，待他證得一切知後，將返回國王的國土。

他前往阿羅邏 (Āḷāra) 與鬱陀迦 (Udaka) 處，卻不以在他們座下獲得的殊勝證得為滿足，於是作了六年的大精勤 (Mahāpadhāna)。毘舍佉月 (Visākha)滿月日［P.1.86］清晨，他吃了善生女 (Sujātā)所供的乳糜，將金缽放入尼連禪河 (Nerañjarā)中漂流，在河畔的大樹林中，以各種等至（*samāpatti*）度過白天。傍晚，他取了蘇底耶 (Sotthiya) 所給的草，受到迦羅 (Kāḷa) 龍王讚歎其德，登上菩提道場 (*bodhimaṇḍa*)，鋪好草，立誓說：「只要我的心尚未由無取而從諸漏（*āsava*）解脫，我就絕不解除這個跏趺坐姿。(*na tāvimaṃ pallaṅkaṃ bhindissāmi*)」

他面向東方坐下，太陽尚未落山，便擊退魔軍；在初夜時分，他證得宿住隨念智（*pubbenivāsañāṇa*）；在中夜時分，證得死生智（*cutūpapātañāṇa*）。在後夜結束時，他將智慧導向緣起的方式（*paccayākāra*）。黎明時，他通達了具足十力、四無畏等一切功德所莊嚴的一切知智

（*sabbaññutaññāṇa*）。他在菩提道場度過七個七日，在第八個七日，坐在牧羊人榕樹（*Ajapālanigrodha*）下，由於省察佛法的甚深性，而逐漸傾向於不積極[說法]。此時，娑婆主梵天（*Brahmā Sahampati*）在一萬世界系的大梵天圍繞下，請求他宣說佛法。他以佛眼（*buddhacakkhu*）觀察世間，接受了梵天的勸請。他觀察[應當教導誰]，心想：「我究竟應當先向誰說法呢？」得知阿羅邏與優陀迦都已去世後，他憶念五比丘曾給予他許多幫助，便從座位起身，前往迦尸城（*Kāsi*）[p. 87]。途中，他與優波迦（Upaka）交談。在阿沙荼月（*Āsāḷha*）的滿月日，他抵達仙人墮處（*Isipatana*）的鹿野苑（*Migadāya*），也就是五比丘居住的地方。當他們以不適當的方式稱呼他時，他使他們明白[這種稱呼不適當]。隨後，他轉動法輪，使以阿若憍陳如（*Aññātakoṇḍaññā*）為首的十八俱胝梵天飲用不死之飲（*amatapāna*）。如此轉動殊勝法輪之後，在半月的第五日，他使所有這些比丘都安住於阿羅漢果。就在同一天，他看見青年耶舍（*Yasa*）具足親依止條件（*upanissayasampatti*），又看見他在夜間生起厭離，捨棄家庭而離去，便呼喚道：「來吧，耶舍！」就在那一夜，他使耶舍證得預流果（*sotāpattiphala*），並在第二天使他證得阿羅漢果。他又以「善來比丘」出家法（*ehibhikkhupabbajjā*），使耶舍的另外五十四位朋友出家，並使他們證得阿羅漢果。

如此，當世間已有六十一位阿羅漢時，[佛陀]度過雨安居並舉行自恣（*pavāraṇā*）之後，說：「比丘們！你們去遊行吧！」於是派遣六十位比丘前往各個方向。他自己前往優樓頻螺（Uruvelā），途中在迦波悉迦樹林（Kappāsikavanasaṇḍa）中教導了三十位跋陀跋伽青年（*Bhaddavaggiyakumāra*）。其中，證得最低[果位]的是預流者，證得最高[果位]的是不還者。他以「善來比丘」（*ehibhikkhu*）的方式使他們全部出家，並派遣他們前往各個方向。他自己 [p. 52] 前往優樓頻螺，示現了三千五百種神變，教導了以優樓頻螺迦葉（Uruvelakassapa）等為首、擁有一千名結髮苦行者隨從的三兄弟苦行者[p. 88]，並以「善來比丘」的方式使他們出家。他使他們坐在伽耶山頂（Gayāsīsa）[p. 56]，透過《燃燒之教說》（*Ādittapariyāyadesanā*）（《大品》54；《相應部》4.28），使他們安住於阿羅漢果。隨後，他在那一千位阿羅漢的圍繞下，心想：「我要履行對頻婆娑羅王（Bimbisāra）所作的承諾。」於是前往王舍城（Rājagaha）附近的杖林園（*Laṭṭhivanuyyāna*）。國王聽聞「據說導師已經來了」，便與十二那由他（*nahuta*）婆羅門及居士一同前來。[佛陀]向他們宣說悅意的佛法，使國王與十一那由他[人]安住於預流果，並使一那由他[人]安住於三皈依。第二天，天王帝釋（Sakka）化作青年的模樣，讚歎[佛陀]的功德。[佛陀]進入王舍城，在王宮中用餐完畢後，接受竹林園（Veḷuvanārāma），並在那裡居住。舍利弗（Sāriputta）與目犍連（Moggallāna）就在那裡前來拜見他。

以下是依次敘述的前事。

法曜比丘 (Dhammadīpa Sak, PhD)編譯 (11.20.2026)

在佛陀尚未出世之前，距離王舍城（Rājagaha）不遠的地方，有兩個婆羅門村莊，名為優波提舍村（Upatissagāma）與拘利多村（Kolitagāma）。在這兩個[村莊]中，優波提舍村一位名叫舍利（Sārī）的婆羅門女子受胎的那一天，拘利多村一位名叫目犍利（Moggalī）的婆羅門女子也受胎了。據說，這兩個家族直到第七代，一直都是關係緊密、彼此聯繫的朋友。人們在同一天為這兩位[女子]提供孕期照護。兩人都在經過十個月後生下兒子。命名那一天，由於舍利婆羅門女子的兒子是優波提舍村首要家族之子，他們便為他取名為優波提舍（Upatissa）[p. 89]；由於另一個兒子是拘利多村首要家族之子，便為他取名為拘利多（Kolita）。兩人隨著年齡增長，都精通了一切技藝。當青年優波提舍前往河邊或園林遊樂時，有五百乘金轎作為隨從；而青年拘利多則有五百輛由良種馬牽引的車輛。兩人各有五百名青年作為隨從。在王舍城，每年還有一個名叫山頂集會（*Giraggasamajja*）的節慶。人們在同一個地方為他們兩人搭建觀賞臺。兩人一起坐著觀看集會，遇到應當歡笑的地方便歡笑，遇到應當生起悚懼感（*saṃvega*）的地方便生起悚懼感，遇到適合布施的地方便布施。

有一天，他們仍以同樣的方式觀看集會，但由於他們的智慧已經成熟，不再像過去幾天那樣，在應當歡笑的地方歡笑，在應當生起悚懼感的地方生起悚懼感，或在適合布施的地方布施 [p. 57]。兩人反而如此思惟：「這裡有什麼值得觀看的呢？所有這些[人]，還不到一百歲，就會進入不再為人所知的狀態。然而，我們應當尋求一種解脫之法（*mokkhadhamma*）。」他們以此作為[思惟的]所緣而坐著。於是，拘利多對優波提舍說：「朋友優波提舍！你不像其他日子那樣歡喜愉悅，現在你處於不愉快的狀態。你察覺到了什麼呢？」[優波提舍回答：]「朋友拘利多！觀看這些[事物]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[p. 53] [p. 90]，這是毫無益處的。我們應當尋求使自己解脫的法。我正是這樣想著而坐在這裡。可是，你又為什麼不高興呢？」他也說了同樣的話。於是，優波提舍知道[拘利多]與自己具有相同的志向，便說：「我們兩人都思惟得很好。然而，尋求解脫之法的人，應當找到一種出家方式（*pabbajjā*）。我們應當在誰的座下出家呢？」

當時，有一位名叫刪闍耶（Sañcaya）的遊行者（*paribbājaka*），與一大群遊行者一起住在王舍城（Rājagaha）。他們心想：「我們要在他的座下出家。」於是吩咐五百名青年說：「你們帶著轎子和車輛回去吧！」他們只乘坐一頂轎子和一輛車前往，在刪闍耶的座下出家。從他們出家之時起，刪闍耶便獲得了極為豐厚的供養與極高的名聲。僅僅幾天之內，他們就已徹底研習了刪闍耶的全部教義，於是問道：「老師！您的知識範圍只有這些，還是有更進一步的呢？」當[刪闍耶]回答：「只有這些，你們已經知道全部了。」他們便思惟：「如果是這樣，在他的座下修習梵行（*brahmacariyavāsa*）就毫無意義。我們是為了尋求解脫之法（*mokkhadhamma*）而出家的，但在他的座下不可能獲得這個[解脫之法]。然而，閻浮提（Jambudīpa）確實十分廣大。我們遊歷村莊、城鎮與王都，一定能找到某

位教導解脫之法的老師。」從那時起，凡是有人說：「某處有智慧的沙門或婆羅門。」他們便前往那裡進行討論。其他人無法回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 [p. 91]，但他們卻能解答那些人的問題。如此遍訪整個閻浮提之後，他們返回自己的地方，並訂立了一項約定，說：「朋友拘利多（Kolita）！我們兩人之中，誰先證得不死（*amata*），就應當告知另一人。」

如此，當他們訂立約定並居住期間，導師依照前面所敘述的次第抵達王舍城，接受竹林園（Veḷuvana），並住在竹林園。當時，在為了宣揚三寶（*ratanattaya*）的功德，而受到[導師]以「比丘們！你們去遊行吧 [p. 58]，為了眾多人的利益」這番話派遣的六十一位阿羅漢之中，屬於五比丘之一的阿說示長老（Assaji），已經返回王舍城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帶著缽與袈裟，進入王舍城托缽乞食。當時，遊行者優波提舍（Upatissa）也在清晨用餐完畢，正要前往遊行者的住處，看見長老後，便思惟：「我以前從未見過像這樣的出家人。世間那些已經成為阿羅漢，或已經進入阿羅漢道的人之中，這位[出家人]必定是那些比丘之一。我何不走近這位比丘，問他：『朋友！你是為了誰而出家的？或者，誰是你的導師？你又認同誰的教法呢？』」接著，他又想到：「現在不是向這位比丘提問的適當時機。他已經進入住家之間，正在托缽乞食。我何不從後面緊緊跟隨這位 [p. 54] 比丘呢？[這是]有所追求的人所認可的道路。」於是，他看見長老已經獲得缽食，正前往某個地方，又知道長老想要坐下，便鋪設自己的遊行者坐凳，供長老使用 [p. 92]。在長老用餐完畢時，他又用自己的水瓶供給長老飲水。

如此履行了對老師應盡的職責（*ācariyavatta*）之後，他與已經用餐完畢的長老親切地寒暄，接著如此問道：「朋友！你的諸根確實十分澄淨，膚色清淨而明亮。朋友！你是為了誰而出家的？或者，誰是你的導師？你又認同誰的教法呢？」長老心想：「這些遊行者（*paribbājaka*）確實是佛教[教法]（*sāsana*）的相對立，我要向他顯示這個教法的甚深性。」於是，他表明自己是新出家者的身分，說道：「朋友！我確實是一位新人，出家不久，才剛進入這個法與律（*dhammavinaya*）。我還不能詳細地宣說佛法。」遊行者心想：「我名叫優波提舍（Upatissa）。你按照自己的能力，說少也好，說多也好。運用百種方法、千種方法來通達它，是我的責任。」於是說道：

「無論說少或說多，只須告訴我義理。

我所需要的只是義理，何必使用那麼多言辭呢？」（律藏大品 60）

當[優波提舍]如此說時 [p. 59]，長老便誦出以「凡從因生起的諸法」（*ye dhammā hetuppabhavā*）為開頭的偈頌（《大品》60；《譬喻經》長老篇 1.1.286）。

遊行者僅僅聽聞前兩句，便安住於以千種方法[的理解]所莊嚴的預流果（*sotāpattiphala*）。當[遊行者]已成為預流者時，長老才誦完其餘兩句 [p. 93]。他成為預流者之後，當更高的證悟沒有生起時，便察覺到：「這其中必定有某種原因。」於是對長老說：「尊者！請不要再繼續擴展說法了，到此為止就好。我們的導師住在哪裡呢？」[長老回答：]「朋友！在竹林園（Veḷuvana）。」[他說：]「既然如此，尊者！請您先行。我有一位朋友，我們彼此曾訂立一項約定：『我們之中，誰先證得不死（*amata*），就應當告知另一人。』我履行那項承諾，帶著我的朋友，沿著您所走的同一條道路，前往導師面前。」於是，他以五體投地（*pañcapatiṭṭhita*）的方式頂禮長老雙足，向右繞行長老三圈，送長老離去之後，便朝遊行者的住處走去。

這時，遊行者拘利多（Kolita）遠遠看見他走來，便[心想]：「今天我朋友的 [p. 55] 面色不像其他日子那樣，他必定已經證得不死（*amata*）了。」於是，他詢問[朋友]是否已證得不死。對方也向他確認說：「是的，朋友！已經證得不死了。」接著便誦出同一首偈頌。偈頌結束時，拘利多便安住於預流果（*sotāpattiphala*），並問道：「朋友！據說我們的導師住在哪裡呢？」[他回答：]「朋友！據說住在竹林園（Veḷuvana）。我們的老師阿說示長老（Assaji）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。」[拘利多說：]「既然如此，朋友！我們走吧！去拜見導師。」而舍利弗長老（Sāriputta）向來都是尊敬老師的人。因此，他對朋友這樣說：「朋友！我們也應當將自己所證得的不死告訴我們的老師，即遊行者刪闍耶（Sañcaya）。如果他能理解，就會通達[它] (*paṭivijjhissati*) [p. 94]；如果他不能通達，也會因為相信我們而前往導師面前。聽聞諸佛的教說之後，他將證悟道與果（*maggaphala*）。」於是，兩人一同前往刪闍耶的住處。

刪闍耶（Sañcaya）一看見他們，便問道：「孩子們！你們找到教導不死之道（*amatamagga*）的人了嗎？」[他們回答：]「是的，老師！我們找到了。佛陀已經出現於世間，法已經出現於世間，僧伽已經出現於世間。您一直在空虛而沒有實質意義的事物中遊蕩。因此，來吧！我們一起前往導師面前。」[他回答：]「你們去吧！我不能[去]。」[p. 60]「為什麼呢？」「我一直以眾多人的老師身分四處遊行。對於一直如此遊行的我來說，過著弟子生活（*antevāsikavāsa*），就如同一個大水甕變成小水杓一樣。我無法過弟子的生活。」「老師！請不要這樣做。」「就這樣吧，孩子們！你們去吧！我不能[去]。」「老師！自從佛陀出現於世間以來，廣大群眾都會手持香、花鬘等[供品]前往，只供養他。我們也將前往那裡。您打算怎麼辦呢？」[刪闍耶問：]「孩子們！在這個世間，愚鈍的人比較多，還是有智慧的人比較多呢？」[他們回答：]「老師！愚鈍的人比較多，而有智慧的人確實只有少數。」「既然如此，孩子們！有智慧的人會前往有智慧的沙門瞿曇（Gotama）面前，而愚鈍的人則會來到愚鈍的我面前 [p. 95]。你們去吧！我不會去。」他們說：「老師！您將會明白[這樣做的後果]。」隨後

便離開了。當他們離去時，刪闍耶的徒眾分散了，就在那一刻，整個住處變得空蕩蕩的。他看見空無一人的住處，便吐出了熱血。在與他們同行的五百名遊行者之中，有二百五十人返回刪闍耶那裡。於是，他們便帶著自己的弟子，即二百五十名遊行者，一同前往竹林園（Veḷuvana）。

導師坐在四眾（*catuparisā*）之中宣說佛法，遠遠看見他們，便告訴比丘們：「比丘們！這兩位朋友正走過來，他們是拘利多（Kolita）與優波提舍（Upatissa）。他們將成為我的最上首弟子雙人組，一對優秀的弟子。」他們禮敬導師後，坐在一旁。坐下之後 [p. 56]，便對世尊說：「尊者！願我們能在世尊面前獲得出家（*pabbajjā*），願我們能獲得具足戒（*upasampadā*）。」世尊說：「善來，比丘們！法已被善妙地宣說。你們應當修習梵行（*brahmacariya*），以徹底止息苦。」他們所有人都變得如同戒臘六十年的長老一般，持有以神通力（*iddhi*）所化現的缽與袈裟。

於是，導師依照他們徒眾的根性（*carita*）而進一步宣說佛法。除了兩位上首弟子之外，其餘的人都證得阿羅漢果，但兩位上首弟子尚未完成上三道（*uparimaggattaya*）的任務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弟子波羅蜜智（*sāvakapāramiñāṇa*）十分廣大。當時，摩訶目犍連尊者（Mahāmoggallāna）在出家後的第七天 [p. 61] [p. 96]，住在摩揭陀國（Magadha）迦羅婆羅村（Kallavāla）附近。當昏沉與睡眠（*thinamiddha*）侵襲他時，導師使他生起悚懼感（*saṃvega*）。他驅除了昏沉與睡眠，僅僅在聽聞如來所給予的界業處（*dhātukammaṭṭhāna*）時，便完成了上三道的任務，達到了弟子波羅蜜智的頂點。

舍利弗長老（Sāriputta）也在出家之日起經過半個月後，與導師一同住在同一座王舍城（Rājagaha）附近的豬掘洞（Sūkarakhataleṇa）。當[導師]正在向他的外甥，即遊行者長爪（Dīghanakha），宣說關於遍知諸受的經（*vedanāpariggahasuttanta*）時，他依循經文引導自己的智慧，就如同享用別人所準備的食物一樣，達到了弟子波羅蜜智的頂點。然而，這位尊者難道不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嗎？那麼，為什麼他比摩訶目犍連更晚達到弟子波羅蜜智呢？因為他的前行準備（*parikamma*）十分廣大。正如貧窮的人想要前往任何地方時，可以很快地出發，而國王則必須進行大量的準備，例如備妥乘坐的大象等；這件事也應當如此理解。

就在那一天，當影子逐漸伸長時，導師在竹林園（Veḷuvana）召集弟子集會，授予兩位長老上首弟子的地位，並誦出波羅提木叉（*Pātimokkha*）。比丘們抱怨說：「導師看著比丘的面孔[而有所偏袒]，授予[職位]。授予上首弟子的地位時，理應首先授予最早出家的五比丘。如果不考慮他們，就應當授予

以耶舍長老（Yasa）為首的五十五位比丘。如果不考慮他們，[就應當授予]跋陀跋伽群（Bhaddavaggiya）的三十人 [p. 97]。如果不考慮他們，[就應當授予]以優樓頻螺迦葉（Uruvelakassapa）為首的三兄弟。然而，導師捨棄了這麼多位大長老，卻將上首弟子的地位授予最後出家的人，這是看著面孔[而有所偏袒]地授予[職位]。」導師問道：「比丘們！你們在談論什麼？」當[他們]回答：「[我們正在談論]這件事。」[導師說：]「比丘們！我並不是看著面孔[而有所偏袒]地授予[職位]，而是將他們各自所發願追求的，恰好授予他們各自。因為阿若憍陳如（Aññātakoṇḍaññā）在同一季作物中，九次布施最初收成的穀物（*aggasassadāna*）時，並不是為了追求上首弟子的地位而布施，而是為了最先通達最上的法，即阿羅漢果，而布施。」[比丘們問：]「但是，世尊！那是在什麼時候呢？」[導師回答：]「比丘們！你們願意聽嗎？」[比丘們回答：]「是的，尊者！」於是，世尊講述了過去的事。

「比丘們 [p. 57]！距今九十一劫以前，名叫毘婆尸（Vipassī）的世尊出現於世間。當時，有兩兄弟，分別是名叫摩訶迦羅（Mahākāḷa）與小迦羅（Cūḷakāḷa）的家主，他們令人在一大片稻田中播種稻穀 [p. 62]。後來有一天，小迦羅前往稻田，剖開一粒尚未成熟的稻穀，並吃了它。那粒稻穀非常甘甜。他想要向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布施尚未成熟的稻穀，便前往兄長那裡，說道：『兄長！我們剖開尚未成熟的稻穀，讓人以適合諸佛的方式烹煮，然後作布施吧！』[兄長回答：]『弟弟！你在說什麼？剖開尚未成熟的稻穀來布施這種事，過去從未發生過，未來也不會發生。不要毀壞農作物。』雖然兄長如此告訴他，他仍然一再請求 [p. 98]。於是，兄長對他說：『既然如此，你就把稻田分成兩份，不要碰我的那一份，你想在自己那一份田裡做什麼，就做什麼吧！』他說：『好的！』便將稻田分開，請求許多人提供勞力，剖開尚未成熟的稻穀，讓人用不加水的牛奶烹煮，再加入酥油、蜂蜜、糖等[材料]，然後供養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。用餐結束後，他說：『尊者！願我這最初的布施（*aggadāna*），能夠促成我最先通達最上的法（*aggadhamma*）。』導師便表示隨喜，說道：『願如此成就！』」

他前往稻田察看，看見整片稻田都被稻穗覆蓋，彷彿稻穗結成一束束一般，便生起五種喜（*pīti*），心想：「我確實獲得了大利益！」在稻穀尚柔軟的時候，他作了稱為軟穀初分供養（*puthukagga*）的布施；他與村民一起作了稱為初收穀物供養（*aggasassadāna*）的布施；在收割時，布施最初收割的部分（*lāyanagga*）；在捆束時，布施最初捆成的穀束（*veṇagga*）；在禾束等[收穫階段]，則布施最初的禾束（*kalāpagga*）、打穀場中的最初部分（*khalagga*）、打穀場中穀物的最初部分（*khalabhaṇḍagga*），以及穀倉中的最初部分（*koṭṭhagga*）。如此，他在同一季的作物中，九次布施

最初的部分（*aggadāna*）。在每一次[布施]中，凡是他取走[作為供養]的地方，都重新變得充滿，而農作物則格外豐盛，收成良好。因為法（*dhamma*）確實保護那保護自己的人。因此，世尊說道：

> *"dhammo P.1.99 have rakkhati dhammacāriṃ, dhammo suciṇṇo sukhamāvahāti.*
>
> *esānisaṃso dhamme suciṇṇe, na duggatiṃ gacchati dhammacārī"ti. (theragā. 303; jā. 1.10.102) —*
>
> 「法 [p. 99] 確實保護實踐法的人；法若得到善妙的實踐，便會帶來安樂。這就是善妙實踐法的利益：實踐法的人不會趣向惡趣（*duggati*）。」（《長老偈》303；《本生經》1.10.102）

「如此，在毘婆尸正等覺佛（Vipassī）時代 [p. 63]，此人為了追求最先通達最上的法（*aggadhamma*），九次布施最初收成的部分（*aggadāna*）。此外，在距今十萬劫以前，於鵝城（Haṃsavatī）的蓮華上正等覺佛（Padumuttara）時代，他也曾連續七天作廣大的布施，並且俯臥在那位世尊的足下，立下誓願，正是為了最先通達最上的法 [p. 58]。因此，我所授予他的，正是他自己所發願追求的。比丘們！我並不是看著面孔[而有所偏袒]地授予[職位]/ 我並不是看人情給予。」

「尊者！以耶舍青年（Yasa）為首的五十五人，過去曾造作什麼業呢？」[世尊回答：]「這些人也曾在某一位佛陀面前，為了追求阿羅漢果而造作許多福業。後來，在沒有佛陀出現於世間的時期，他們成為朋友，結成團體，共同造作福業，四處照料那些沒有親屬的死者遺體。有一天，他們看見一名懷孕的婦女死去，便說：『我們來火化[她]吧！』於是將[她的遺體]帶到墳場。他們留下五個人在墳場，說：『你們負責火化[她]。』其餘的人則進入村莊。耶舍青年用木椿刺穿那具遺體，反覆翻動並火化時，生起了不淨想（*asubhasaññā*）。他也將[遺體]指給另外四個人看，說道：『朋友們！你們看這具身體，皮膚在各處破裂，像一頭斑駁的牛一樣污穢、惡臭、令人厭惡。』[p. 100] 他們也在那裡生起了不淨想。這五個人前往村莊，將[這件事]告訴其餘的朋友。耶舍青年則回到家中，將[這件事]告訴父母和妻子。他們所有人都修習不淨（*asubha*）。這就是他們的宿業（*pubbakamma*）。正因如此，耶舍在女眷住處生起了墳場想（*susānasaññā*）；也由於具足這種強力助緣（*upanissayasampatti*），他們所有人都獲得了殊勝的證悟（*visesādhigama*）。因此，這些人也獲得了他們自己所發願追求的。我並不是看著面孔[而有所偏袒]地授予[職位]。」

「但是，尊者！跋陀跋伽群（Bhaddavaggiya）的朋友們，過去曾造作什麼業呢？」[世尊回答：]「這些人也曾在過去諸佛面前發願追求阿羅漢果，並造作諸多福業。後來，在沒有佛陀出現於世間的時期，他們成為三十名放蕩之人。聽聞了屯底羅（Tuṇḍila）的教誡（*Tuṇḍilovāda*）之後，他們持守五戒（*pañca sīlāni*）長達六萬年。因此，這些人也獲得了他們自己所發願追求的。我並不是看著面孔[而有所偏袒]地授予[職位]。」

「但是，尊者！優樓頻螺迦葉（Uruvelakassapa）等人，過去曾造作什麼業呢？」[世尊回答：]「他們也曾為了追求阿羅漢果而造作福業。因為在距今九十二劫以前，曾有兩位佛陀出現於世間，名叫帝須（Tissa）[p. 64] 與弗沙（Phussa）。

弗沙佛的父親是名叫摩哂陀（Mahinda）的國王。當[弗沙]證得正等覺時，國王最年幼的兒子成為第一上首弟子，而王室祭司的兒子成為第二上首弟子。國王前往導師面前，看著他們，[心想：]『我的長子是佛陀，我的幼子是第一上首弟子，王室祭司的兒子是第二上首弟子。』於是，他三次發出感興的言語：『佛陀唯獨是我的！法唯獨是我的！僧伽唯獨是我的！禮敬彼世尊、阿羅漢、正等覺者！』他俯臥在導師的足下 [p. 101]，說道：『尊者！如今，我這長達九萬年的壽命已到了最後階段，就如同到了坐下來入睡的時候。請您不要前往其他人的家門，只要我還活著，就請接受我所供養的四種資具（*cattāro paccayā*）。』獲得[導師的]同意後 [p. 59]，他便經常侍奉佛陀。然而，國王除了[前面提到的兒子]之外，還有其他兒子。其中，年長的兒子有五百名戰士作為隨從，中間的兒子有三百名，最年幼的兒子有二百名。他們向父親請求允許，說道：『我們也想供養兄長飲食。』但他們沒有獲得[允許]。即使一再請求，仍然沒有獲得[允許]。後來，邊境地區發生動亂，他們被派去平定動亂。他們平定邊境地區後，回到父親面前。於是，父親擁抱他們，親吻他們的頭，說道：『孩子們！我將賜給你們一項恩賞。』”

「他們說『好的，大王』，把恩典先保留下來。數日後，父王說：『孩子們，領取你們的恩典吧。』他們說：『大王，我們不需要別的。從現在起，由我們供養哥哥飲食，請給我們這個恩典。』『孩子們，我不給。』『大王，如果不給全部時間，就給七年吧。』『孩子們，我不給。』『那就給六年、五年、四年、三年、兩年、一年吧。』『孩子們，我不給。』『那麼，大王，給七個月吧。給六個月、五個月、四個月、三個月吧。』『孩子們，我不給。』『那麼，大王，就給三個月，讓我們每人各得一個月吧。』『好的，孩子們，那就供養三個月飲食吧。』他們歡喜地禮敬國王，返回自己的住

處。三人共用一位司庫（*koṭṭhāgārika*; 倉庫主管）、一位事務主管（*āyuttaka*）；[後者]有十二萬人隨從。他們把兩人叫來［P.1.102］，說：『這三個月，我們要受持十戒，穿兩件袈裟，與導師同住。你們取用所指定數量的供養物資，每天為九萬位比丘與一千名戰士，提供一切硬食、軟食（*khādanīyabhojanīya*）。從現在起，我們不再另作吩咐。』

「那三個人帶著一千名隨從，受持十戒（*dasa sīlāni*），穿上袈裟色的衣服，就住在寺院之中。司庫（*koṭṭhāgārika*）與管理者（*āyuttaka*）共同合作，輪流從三兄弟的倉庫中領取供養所需的物資（*dānavatta*），進行布施。然而，工作人員的孩子們哭著索求粥、飯等[食物]。他們甚至在比丘僧團尚未到來之前，就將粥、飯等[食物]給了孩子們。比丘僧團用餐結束後，從來沒有任何剩餘的[食物]。他們[心想：]『我們以後再給孩子們[食物]吧！』於是，連他們自己也取了[食物]來吃。他們看見可口的食物，便無法克制自己。這些[人]共有八萬四千人。他們吃了原本供養僧團的食物，身體敗壞、命終之後，投生於餓鬼界（*pettivisaya*）。然而，那三兄弟與一千名隨從命終之後，投生於天界。他們從天界轉生到人間，又從人間轉生到天界，如此在輪迴（*saṃsāra*）中度過了九十二劫。『如此 [p. 60]，那三兄弟當時為了追求阿羅漢果，造作了善業（*kalyāṇakamma*）。他們獲得的，正是自己所發願追求的。我並不是看著面孔[而有所偏袒]地授予[職位]。』」

當時［P.1.103］，他們的管理者（*āyuttaka*）就是頻婆娑羅王（Bimbisāra），而司庫（*koṭṭhāgārika*）就是優婆塞毘舍佉（Visākha）。那三位王子就是三位結髮苦行者（*jaṭila*）。他們的工作人員當時投生為餓鬼（*peta*），在善趣（*sugati*）與惡趣（*duggati*）之間輪迴流轉，並且在這一劫中，經歷四位佛陀之間的時期（*buddhantara*），一直投生於餓鬼界。他們前往拜見在這一劫中最先出現、壽命為四萬年的拘留孫世尊（Kakusandha），問道：「請告訴我們，什麼時候才能獲得食物？」他說：「在我的時代，你們還不能獲得[食物]。在我之後，當大地升高一由旬（*yojana*）時，將有一位名叫拘那含牟尼（Koṇāgamana）的佛陀出現。你們應當去問他。」他們度過了那段時間，當[拘那含牟尼佛]出現時，便前去詢問他。他也說：「在我的時代，你們還不能獲得[食物]。在我之後，當大地升高一由旬時，將有一位名叫迦葉（Kassapa）[p. 66] 的佛陀出現。你們應當去問他。」他們又度過了那段時間，當[迦葉佛]出現時，便前去詢問他。他也說：「在我的時代，你們還不能獲得[食物]。但是，在我之後，當大地升高一由旬時，將有一位名叫瞿曇（Gotama）的佛陀出現。那時，你們的一位親屬，名叫頻婆

娑羅（Bimbisāra），將成為國王。他供養導師之後，會將功德（*patti*）迴向給你們。到那時，你們便能獲得[食物]。」對他們而言，兩位佛陀之間的漫長時期，彷彿只是到了明天一般。當如來出現於世間時，頻婆娑羅王在第一天作了布施，但他們沒有獲得迴向的功德。到了夜間，他們發出令人恐懼的聲音，並在國王面前現身。翌日，國王前往竹林園（Veḷuvana），將這件事稟告如來 [p.1. 104]。

導師說：「大王！在距今九十二劫以前，弗沙佛（Phussa）時代，這些人就是你的親屬。他們吃了原本供養比丘僧團的物資（*dānavatta*），因此投生於餓鬼界（*petaloka*）。他們在輪迴（*saṃsāra*）中流轉時，曾向拘留孫佛（Kakusandha）等諸佛詢問，而那些佛陀也向他們說明了這些事情[即他們何時才能獲得食物]。他們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，一直期待你的布施。昨天，當你作了布施時，他們卻沒有獲得迴向的功德（*patti*），因此才會如此行事。」[國王問道：]「但是，尊者！如果現在再作布施，他們還能獲得[利益]嗎？」[導師回答：]「可以，大王！」國王邀請了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，並在第二天作了廣大的布施，然後迴向功德，說道：「尊者！願藉由這次[布施]，使那些餓鬼獲得天界的飲食。」那些[天界的飲食]便如他所願地出現了。第二天，那些餓鬼赤裸著身體現身。國王稟告說：「尊者！今天他們赤裸著身體現身了。」[導師回答：]「大王！你還沒有布施衣服給他們。」於是，國王在第二天再次向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布施袈裟（*cīvaradāna*），並將[功德]迴向給他們，說道：「願藉由這次[布施]，使那些餓鬼獲得天界的衣服。」就在那一刻，天界的衣服立刻為他們出現了。他們捨離了餓鬼的存在狀態 ，而安住於天界的存在狀態（*dibbattabhāva*）。導師在作隨喜開示（*anumodanā*）時，以「他們站在牆外」（*tirokuṭṭesu tiṭṭhanti*）等偈頌為開端，作了《牆外隨喜開示》（*Tirokuṭṭānumodanā*）（《小誦》7.1；《餓鬼事》14）。隨喜開示結束時，八萬四千名眾生通達了法（*dhammābhisamaya*）。如此，導師講述了三兄弟結髮苦行者（*jaṭila*）的故事之後，也引述了這段佛法教導。

「但是，尊者！兩位上首弟子過去曾做過什麼呢？」[世尊回答：]「他們曾發願成為上首弟子。」因為在距今十萬劫又一阿僧祇劫（*asaṅkhyeyya*）以前，舍利弗（Sāriputta）出生於一個富裕而顯赫的婆羅門家庭，名叫青年婆羅門舍羅陀（Sarada）。目犍連（Moggallāna）則出生於一個富裕而顯赫的家主家庭 [p. 1.105]，名叫家主室利跋陀那（Sirivaḍḍhana）。他們兩人是從小一起玩泥土的朋友。在兩人之中，青年婆羅門舍羅陀於父親去世後，繼承了價值數以億計的龐大財富。有一天，他獨自一人思惟：「我只知道今世的存在狀態，卻不知道來世的存在狀態。而凡是已經出生的眾生，死亡必定是不可避免的。我應當採取某種出家方式（*pabbajjā*），尋求解脫之法（*mokkhadhamma*）。」於是，他前往朋友那裡，說道：「朋友室利跋陀那！我將出家尋求解脫之法。你能不能與我一起出家呢？」[室利跋陀

那回答：]「朋友！我不能。你自己出家吧！」他心想：「前往來世時，從來沒有人能帶著朋友、親屬或親友一起前往。自己所造作的，終究只屬於自己。」於是，他命人打開珍寶庫，向貧窮者、困苦者、以讚頌求取布施者及乞求者作廣大的布施。之後，他進入山麓，出家成為仙人（*isipabbajjā*）。隨著他出家的人，一個、兩個、三個，如此陸續跟隨出家，最後共有大約七萬四千名結髮苦行者（*jaṭila*）。他修得五神通（*pañca abhiññā*）與八等至（*aṭṭha samāpattiyo*），並教導那些結髮苦行者修習遍處禪的前行（*kasiṇaparikamma*）。他們所有人也同樣修得五神通與八等至。

當時，有一位名叫無比見（Anomadassī）的正等覺佛出現於世間。他的城市名叫旃陀婆提（Candavatī），父親是名叫耶舍婆（Yasavā）的剎帝利，母親是名叫耶輸陀羅（Yasodharā）的王后，菩提樹是阿闍那樹（*ajjuna*），兩位上首弟子是尼沙婆（Nisabha）與阿諾摩（Anoma），侍者名叫婆樓那（Varuṇa），兩位上首女弟子是孫陀羅（Sundarā）與蘇摩那（Sumanā）。他的壽命是十萬年，身高五十八肘 [p. 1.106]，身體的光明遍照十二由旬（*yojana*），並有十萬名比丘作為隨從。有一天，在黎明之前，他從大悲等至（*mahākaruṇāsamāpatti*）出定後，觀察世間，看見了苦行者舍羅陀（Sarada），便心想：「今天，由於我前往苦行者舍羅陀那裡，將會有一場廣大的佛法開示，而他將發願求得上首弟子的地位。他的朋友，家主室利跋陀那（Sirivaḍḍhana），將發願求得第二上首弟子的地位。在說法結束時，他的隨從，約七萬四千名結髮苦行者（*jaṭila*），將證得阿羅漢果。我應當前往那裡。」於是，他拿起自己的缽與袈裟，沒有告知其他任何人，如同獨行的獅子一般，獨自前往。當苦行者舍羅陀的弟子們外出採集各種果實時，[世尊]作意決定：「讓他知道我是佛陀。」便在苦行者舍羅陀親眼注視之下，從空中降下，站立於地面。苦行者舍羅陀看見佛陀的威神力及其圓滿的身體形貌，便依照相術典籍（*lakkhaṇamanta*）加以審察，明白道：「具足這些相好的人，如果住在家中，就會成為轉輪王（*cakkavattī*）；如果出家，就會成為世間揭除覆蓋的遍知佛（*sabbaññubuddha*）。這個人毫無疑問是一位佛陀。」明白這一點後，他便上前迎接[世尊]，以五體投地（*pañcapatiṭṭhita*）的方式禮拜，準備了最上等的座位，並將它供養[世尊]。世尊坐在已經準備好的最上等座位上。苦行者舍羅陀也取了一個適合自己的座位，坐在一旁。

當時，七萬四千名結髮苦行者（*jaṭila*）帶著各種上等而富有滋養力的果實，來到他們的老師面前。他們看著佛陀與老師所坐的座位，說道：「老師 [p. 1.107]！我們一直認為：『在這個世間，沒有人比您更偉大。』但是，我們想，這個人似乎比您更偉大？」[老師回答：]「孩子們！你們在說什麼？難道你們想把一粒芥子與高達六百八十萬由旬（*yojana*）的須彌山（Sineru）視為相等嗎？孩子們！不要將我與遍知佛（*sabbaññubuddha*）相比。」於是，那些苦行者[心想：]「如果這個人只是個微不足道的眾生，我們的老師就不會作出這樣的比喻。這個人實在是多麼偉大啊！」他們全都俯伏在[佛陀]足

下，以頭頂禮。接著，他們的老師對他們說：「孩子們！我們沒有適合供養諸佛的施物（*deyyadhamma*），而導師是在托缽的時候來到這裡的。我們應當依照自己的能力與力量供養施物。你們把所有上等的果實都拿來吧！」他命人將[果實]取來，洗淨雙手，親自將[果實]放入如來的缽中。導師一接受那些果實，諸天便將天界的滋養精華（*dibboja*）加入[其中]。那位苦行者也親自過濾清水，供養[佛陀]。之後，當導師用餐完畢並坐下時，[苦行者]召集所有弟子，在導師面前談論令人憶念的親切話語（*sāraṇīyakathā*），並坐在那裡。導師心想：「讓兩位上首弟子與比丘僧團一同前來吧！」他們知道導師的心念，便在十萬名漏盡比丘（*khīṇāsava*）的陪同下前來，禮敬導師後，站在一旁。

於是，苦行者舍羅陀（Sarada）對他的弟子們說：「孩子們！即使佛陀所坐的座位也很低矮，而且十萬名沙門也沒有座位。今天，你們應當對佛陀作盛大的恭敬供養（*buddhasakkāra*）。請從山麓採集色彩美麗、香氣芬芳的花朵來。」敘述[這件事]所需的時間似乎很長，但是具有神通者的神通境界（*iddhivisaya*）是不可思議的。因此，僅僅在片刻之間，那些苦行者便採集了色彩美麗、香氣芬芳的花朵，為佛陀鋪設了一個長達一由旬（*yojana*）的花座。為兩位上首弟子[鋪設的座位]長達三牛鳴（*gāvuta*）；為其餘比丘[鋪設的座位]則大小不等，從半由旬等[尺寸]開始；而為僧團中最年輕的比丘[鋪設的座位]則有一優沙婆（*usabha*）長。人們不應當如此思惟：「在同一處仙人住處，怎麼可能鋪設如此巨大的座位呢？」因為這是神通的境界。當座位如此鋪設完成後，苦行者舍羅陀站在如來面前，舉起雙手合掌恭敬，說道：「尊者！為了我長久的利益與安樂，請您登上這個花座。」因此，[經中]如此說道：

「他將各種花朵與香料收集在一起，鋪設了一個花座，並說了這些話：『勇者啊！我所準備的這個座位，正適合您。請您令我的心生起淨信（*pasāda*），坐在這個花座上。』佛陀在花座上坐了七日七夜，使我的心生起淨信，也令包括諸天在內的世間充滿喜悅。」

當導師如此坐下時，兩位上首弟子及其餘比丘 [p. 1.109] 也各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苦行者舍羅陀（Sarada）拿起一把巨大的花傘，站立著將它舉在如來的頭頂上方。導師心想：「願這些結髮苦行者（*jaṭila*）所作的恭敬供養（*sakkāra*）獲得廣大的果報。」於是進入滅盡等至（*nirodhasamāpatti*）。兩位上首弟子及其餘比丘知道導師已經入定，也各自進入等至。當如來入滅盡等至而安坐七日之時，[舍羅陀的]弟子們在托缽時間到來時，便食用森林中的根莖與各種果實，其餘時間則向諸佛合掌恭敬而立。然而，苦行者舍羅陀甚至沒有前去托缽，只是不斷舉著花傘，在喜與樂（*pītisukha*）之中度過了七日。導師從滅盡等至出定後，對坐在右側的第一上首弟子尼沙婆長老（Nisabha）說：「尼沙婆！請

為這些作恭敬供養的苦行者，宣說關於花座的隨喜開示（*anumodanā*）。」長老心中歡喜，如同一位從轉輪王那裡獲得豐厚賞賜的大勇士一般，安住於弟子波羅蜜智（*sāvakapāramiñāṇa*），開始宣說關於花座的隨喜開示。在他的說法結束後，[導師]對第二上首弟子說：「比丘！你也宣說佛法吧！」阿諾摩長老（Anoma）審察三藏（*tepiṭaka*）中的佛陀教法後，便宣說佛法。然而，經過兩位上首弟子的說法，甚至沒有一個人獲得現觀（*abhisamaya*）。於是，導師安住於無量的佛境界（*buddhavisaya*），開始宣說佛法。說法結束時，除了苦行者舍羅陀以外，其餘七萬四千名結髮苦行者全都證得阿羅漢果。導師伸出手，說道：「來吧！比丘們（*etha, bhikkhavo*）。」就在那一瞬間，他們的頭髮與鬍鬚全部消失，八種資具（*aṭṭhaparikkhāra*）也彷彿早已穿戴在他們身上一樣，自然出現。

「為什麼苦行者舍羅陀（Sarada）沒有證得阿羅漢果呢？」因為他的心散亂。據說，從他開始聆聽那位坐在[佛陀旁邊的]第二個座位上 [p. 1.110]、安住於聲聞波羅蜜智（*sāvakapāramiñāṇa*）而宣說佛法的上首弟子說法時起，他便生起了這樣的念頭：「啊！願我也能在未來出現的一位佛陀的教法中，獲得這位弟子所獲得的職責（*dhura*）！」由於這樣的思惟，他無法證悟道與果（*maggaphala*）。然而，他禮敬如來後，站在如來面前，說道：「尊者！在您的教法中，那位坐在緊鄰您座位上的比丘，是什麼身分的人呢？」[佛陀回答：]「他名叫尼沙婆（Nisabha），是我教法中的上首弟子。他能繼續轉動我所轉起的法輪（*dhammacakka*），已達到弟子波羅蜜智（*sāvakapāramiñāṇa*）的頂點，並已通達十六種智慧（*soḷasa paññā*）而安住。」[舍羅陀說：]「尊者！我在七日之中舉著花傘所作的恭敬供養（*sakkāra*），對於它的果報，我並不希求其他帝釋天王的地位或梵天的地位。相反地，我已經發下這樣的願：『願我在未來，如同這位尼沙婆長老一樣，成為某一位佛陀的上首弟子。』」導師心想：「這個人的願望是否會實現呢？」於是，他運用未來分智（*anāgataṃsañāṇa*）觀察[未來]，看見[他的願望]將在經過一阿僧祇劫（*asaṅkhyeyya*）又十萬劫之後實現。看見之後，他對苦行者舍羅陀說：「你的這個願望將不會落空。在未來，經過一阿僧祇劫又十萬劫之後，將有一位名叫喬達摩（Gotama）的佛陀出現。他的母親將是名叫摩訶摩耶（Mahāmāyā）的王后，父親將是名叫淨飯（Suddhodana）的大王，兒子將名叫羅睺羅（Rāhula），侍者將名叫阿難（Ānanda），第二上首弟子將名叫目犍連（Moggallāna）。而你將成為他的第一上首弟子，名叫舍利弗（Sāriputta），是法將軍（*dhammasenāpati*）」[p. 1.111]。導師如此對苦行者作出授記之後，又宣說佛法，接著在比丘僧團的圍繞下，騰空而去。

苦行者舍羅陀（Sarada）也前往那些原本是他弟子的長老那裡，託他們向自己的朋友、家主室利跋陀那（Sirivaḍḍhana）傳話，說道：「尊者們！請告訴我的朋友：『你的朋友苦行者舍羅陀，已經在無比見佛（Anomadassī Buddha）的足下發願，要在未來出現的喬達摩佛（Gotama Buddha）的教法中，獲

得第一上首弟子的地位。你應當發願求得第二上首弟子的地位。』」如此說完之後，他自己便從另一條路走在那些長老前面，來到室利跋陀那的住宅門口站立。室利跋陀那[心想：]「我的尊貴朋友真是很久沒有來了！」於是請他坐在座位上，自己則坐在較低的座位上，問道：「但是，尊者！您的弟子眾怎麼都不見了呢？」[舍羅陀回答：]「是的，朋友！無比見佛來到我們的仙人住處，我們依照自己的能力向他作恭敬供養（*sakkāra*）。導師向所有人宣說佛法。在說法結束時，除了我以外，其餘的人都證得阿羅漢果並且出家了。我見到導師的第一上首弟子尼沙婆長老（Nisabha）之後，便發願要在未來出現的一位名叫喬達摩的佛陀的教法中，獲得第一上首弟子的地位。你也應當發願，在他的教法中獲得第二上首弟子的地位。」[室利跋陀那回答：]「尊者！我與諸佛並不相識。」[舍羅陀說：]「與諸佛交談的事，就由我來負責。你應當準備盛大的恭敬供養。」

室利跋陀那（Sirivaḍḍhana）聽了他的話之後，便命人將自己住宅門前一塊依王家度量約有八迦利沙（*karīsa*）大小的土地整平，並在上面鋪撒沙子 [p. 1.112]，再撒上以炒米為第五種的五種花。他命人搭建一座以青蓮花作為頂蓋的亭棚，為佛陀準備座位，也為其餘比丘安排座位，並準備盛大的恭敬供養與禮遇（*sakkārasammāna*）。接著，他向苦行者舍羅陀（Sarada）發出信號，請他邀請佛陀前來。苦行者便帶領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前往他的住宅。室利跋陀那也上前迎接[他們]，從如來手中接過缽，引領[如來]進入亭棚，向已坐在所準備座位上的佛陀及其比丘僧團奉上布施水（*dakkhiṇodaka*），並以精美的食物供養[他們]。用餐結束後，他又以極其貴重的衣服供養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，並說道：「尊者！我所作的這項供養，並不是為了求得微不足道的地位。請您以同樣的方式，連續七日慈悲接受[我的供養]。」導師默然允許。他便以同樣的方式，連續七日舉行廣大的布施（*mahādāna*）。之後，他禮敬世尊，舉起雙手合掌恭敬而立，說道：「尊者！我的朋友苦行者舍羅陀曾發下這樣的願：『願我成為某一位導師的第一上首弟子。』我也發下這樣的願：『願我成為同一位導師的第二上首弟子。』」

導師觀察未來，看見他的願望將會實現，便作出授記：「從現在起，經過一阿僧祇劫（*asaṅkhyeyya*）又十萬劫之後，你將成為喬達摩佛（Gotama Buddha）的第二上首弟子。」室利跋陀那（Sirivaḍḍhana）聽到佛陀的授記後，心中極為歡喜愉悅。導師在用餐後作了隨喜開示（*bhattānumodanā*），便與隨從一起返回寺院。[佛陀說：]「比丘們！這就是我的弟子們在當時所發下的願。他們正如自己所發的願那樣，獲得了[所希求的地位]。我並不是看著[某個人的]面孔，因為[個人的偏愛]而給予[這些地位]的。」

當[世尊]如此說完之後 [p. 1.113]，兩位上首弟子禮敬世尊，說道：「尊者！當我們還是在家人的時候，曾前往觀看山頂舉行的節慶集會（*giraggasamajja*）。」他們如此敘述了自己今生的全部經歷，一直到在阿說示長老（Assaji）面前證得入流果（*sotāpattiphala*）為止，接著[說道：]「尊者！之後，我們前往老師刪闍耶（Sañcaya）那裡，希望帶領他來到您的足下。我們向他說明他的學說毫無實質價值，並講述來到這裡的利益。但是他說：『如今要我過弟子的生活，就如同一個大水甕變成汲水的小勺一樣。我無法過弟子的生活。』當我們說：『老師！從今以後，許多民眾將手持香料、花鬘等供品，前去供養導師一人。那麼，您將會怎麼樣呢？』他問道：『那麼，在這個世間，智慧的人比較多，還是愚鈍的人比較多呢？』當我們回答：『愚鈍的人比較多。』他便說：『既然如此，有智慧的人就會前往有智慧的沙門喬達摩（Gotama）那裡，而愚鈍的人則會來到愚鈍的我這裡。你們去吧！』因此，尊者！他不願意前來。」導師聽了之後，說道：「比丘們！刪闍耶由於自己的邪見（*micchādiṭṭhi*），將沒有實質價值的事物（*asāra*）認為具有實質價值（*sāra*），又將具有實質價值的事物認為沒有實質價值。然而，你們由於自己的智慧，知道具有實質價值的事物確實具有實質價值，也知道沒有實質價值的事物確實沒有實質價值。你們捨棄了沒有實質價值的事物，而只取真正具有實質價值的事物。」說完之後，[世尊]宣說了以下偈頌：

“asāre sāramatino, sāre cāsāradassino.

te sāraṃ nādhigacchanti, micchāsaṅkappagocarā.

「於非實質而作實質，於實質卻見為非實質，

以邪思惟為行境者，不能證得實質。 (《法句經》11)

（那些將沒有實質價值的事物（*asāra*）認為具有實質價值（*sāra*），又將具有實質價值的事物視為沒有實質價值的人，由於他們的心活動於邪思惟（*micchāsaṅkappa*）的境界，因此無法獲得具有實質價值的事物。）

sārañca sārato ñatvā, asārañca asārato.

te sāraṃ adhigacchanti, sammāsaṅkappagocarā”ti.

知道實質是實質［P.1.114］，非實質是非實質，

以正思惟為行境者，便能證得實質。」(《法句經》12)

（然而，那些知道具有實質價值的事物 [p. 1.114] 確實具有實質價值，也知道沒有實質價值的事物確實沒有實質價值的人，由於他們的心活動於正思惟（*sammāsaṅkappa*）的境界，因此能夠獲得具有實質價值的事物。）

這裡，「於非實質而作實質」：四資具（*paccaya*）、十事邪見，以及作為該邪見依止的說法，稱為非實質（*asāra*）。其意思是，對這些卻持有實質之見。

「於實質卻見為非實質」：十事正見（*sammādiṭṭhi*），以及作為該[正見]親依止緣的說法，這些稱為具有實質價值的事物，稱為實質（*sāra*）；

對這些卻認為「這不是實質」，見為非實質。「他們［不能證得］實質」：

那些執取邪見而安住其中的人，由於欲尋（*kāmavitakka*）等[邪思惟]，成為心活動於邪思惟境界的人，因此無法獲得戒的精髓（*sīlasāra*）、定的精髓（*samādhisāra*）、慧的精髓（*paññāsāra*）、解脫的精髓（*vimuttisāra*）、解脫知見的精髓（*vimuttiñāṇadassanasāra*），以及勝義的精髓（*paramatthasāra*），即涅槃。

「知道實質」：意思是：知道上述以戒的精髓等為首的精髓，認為「這就是實質」，並知道前述非實質。

「他們證得實質」：意思是：那些有智慧的人，如此持守正確的見解而安住，由於出離尋（*nekkhammasaṅkappa*）等[正思惟]，成為心活動於正思惟境界的人，因此能夠獲得上述具有實質價值的事物。

偈頌結束時，許多人證得入流果等［果位］。這番法教使在場大眾獲得利益。

法曜比丘 (Dhammadīpa Sak, PhD)編譯 (11.20.2026)

第八，舍利弗長老的本事（*Sāriputtattheravatthu*）。